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惠氏春秋說卷三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鄭天培

春秋說卷三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隱公

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左傳作君氏說者謂君夫人氏吾不知君夫人氏隱之妻耶抑隱之母耶春秋正名不若是之無別也又云內諸侯之卒當稱名則外諸侯滕子薛伯杞子等曷為皆不名而獨疑尹氏哉

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

為公故曰君氏

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何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弒其君光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何注時天王崩魯隱往奔喪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故恩録其卒范注云周禮大行人職曰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尹氏時在職而詔相魯人之弔者穀梁與此同而不言譏世卿似與公羊異

文公

三年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僖二十九年經書王人傳稱王子虎盟于翟泉卿不書皆稱人

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文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傳曰會葬禮也公羊謂叔服即王子虎

穀梁亦云然

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范注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

定公

四年秋七月劉卷卒是年三月公會劉子等于召陵四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似劉子不與盟傳云及皋鼬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萇弘說告劉子乃長衛侯于盟杜預遂以為劉子主盟注云即劉蚠也世族譜伯蚠劉蚠劉文公劉狄劉卷劉子為一人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何氏休以為劉子主會故以恩禮卒之不日者尹氏主喪為重此主會輕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

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范注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之禮相接

葬劉文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録我主也

天子之外諸侯嗣也故卒稱爵內諸侯禄也故卒稱氏其王子弟則以王子為氏或稱其采則以采為氏劉與䣊通古文作䣊春秋劉卷即詩之䣊子其采也則以采為氏皆不稱爵春秋志外諸侯之卒也詳志內諸侯之卒也略外諸侯之卒微而不名

者凡五（隱七年滕侯隱八年宿男莊三十一年薛伯僖二十三年杞子成十六年滕子皆不名）皆小國微之故不名強而不名者惟一而凡四見焉（成十四年秦伯昭五年秦伯定九年秦伯哀三年秦伯皆不名）秦強國也惟罃稱名餘皆不名貶之故不名內諸侯之卒者三人尹氏王子虎劉卷其不名者尹氏一人而已或曰譏世卿也為此說者蓋見周尹氏齊崔氏皆世卿或弒其君或亂王室春秋皆稱氏而不名故以為譏世卿然則稱爵而不名者又何說而不名哉內諸侯卒而不名則為之說外諸侯卒而

不名則無說焉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宿男滕子薛伯秦伯杞子皆不名其卒也以爵卒尹氏亦不名其卒也以氏卒一也奚獨於尹氏而疑之諸侯卒名而葬不名卒告而葬不告告者告於天子故春秋志内外諸侯之卒皆臨之以天子而稱名微國不名者如宿如杞如薛如滕皆淩夷衰微不能以其名達也其後晉主夏盟扶而存之因得以其名上達故滕杞薛皆名内諸侯之強如尹氏外諸侯之強如秦伯皆有跋扈不臣之心故

春秋三書尹氏（尹氏卒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奔楚）四書秦伯始終貶之而不名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尹氏左傳作君氏何也傳寫之訛也說者謂君之母氏故稱君氏而不稱姓其說雖合于左氏然左氏莊元年傳曰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然則不稱姓是絕不為親也可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以此知傳寫之訛也三傳皆可信擇其尤善者而從之尹氏主喪王子虎主盟劉卷主會故卒之文云王子虎即叔服文

元年來會葬者公穀二傳皆云然左氏謂即僖二十九年盟翟泉者經書王人傳稱王子虎左氏據國史二傳本師傳其說孰是左氏謂同盟乃弔弔則書從之可也諸侯不奔喪尹氏焉得主喪古者束脩之問不出境王室大夫非有玉帛之使不與外諸侯交通春秋主會主盟不獨劉卷王子虎而獨卒此二人蓋來赴則往弔之故卒之來赴者以其嘗有玉帛之使者也尹氏獨無聞似王室之重臣故貶而不名後之學者詳焉詩曰王謂尹氏世臣

也君前臣名臣死赴於王故名不臣故不名

文公

元年二月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左傳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杜預注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孔疏蘇氏云外卿來會葬不書此書者尊王使故特書之周禮內史中大夫天子大夫例書字

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

穀梁傳葬曰會范注明非一人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

五年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名伯來會葬名伯穀梁作毛伯

左傳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公來會葬禮也

穀梁傳會葬之禮於鄙上范注從竟至墓主為送葬來楊疏舊解以為叔服在葬前至先至魯國然後赴葬所毛伯後來先之竟上然後至魯國或云二者互言之未必先後至

成公

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傳秋公如晉_{親弔}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_{是春晉使糴茷如楚}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_{不書葬晉景公}諱之也

襄公

三十有一年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左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由此觀之同姓之國有喪小國會葬大國

雖盟主亦不見諸侯而行宴好之禮焉

公羊無傳何注云書會葬者與叔服同義穀梁無傳范注云會葬非禮左傳杜預注亦云然

定公

十有五年夏五月邾子來奔喪昭三十年左傳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何注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

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穀梁范注邾滕魯之屬國近者奔喪遠者會葬於長帥之喪同之王者非禮也此据左傳而為之説非穀梁義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至者奔喪會葬也天子之喪同軌畢至則天下莫有不至者矣不至者惟諸侯有喪未葬不得越紼而奔故古有聞君喪而未奔為位以哭之禮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此紀尊卑日數之差而天子于諸侯之喪也爵弁紂衣而哭其奜也復遣大夫往會之春秋兩書以為後世法文元年葬僖公五年葬成風一使內史叔服一使名昭公三傳皆曰禮也或云王不稱天為貶則必以稱天為褒何

褒之有王天王天子一也及襄王崩文公不奔喪亦使大夫會葬以報之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天王遣使來我亦遣使往則尊卑之等差安在哉我故曰春秋無王孔子修之故春必書王其存者惟號而已易曰渙汗其大號所以正位也位正則尊卑之等差亦正矣諸侯之喪惟同盟至謂同盟之諸侯皆至未同盟則不往赴故不至而左氏昭三十年傳稱先王之制諸侯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然則同盟至者

乃卿大夫士非諸侯也而春秋兩書滕子來會葬襄三十一年定十五年一書邾子來奔喪定十五年公羊以為奔喪非禮何氏休則云諸侯甍同姓奔喪異姓會葬邾婁非同姓故曰非禮穀梁謂喪急故言奔而不言非禮則古有是禮明矣如古無是禮則春秋必不書古有是禮而或失之則書以示譏說者謂晉景公之喪成十年五月丙午晉侯獳卒不書葬成公往弔晉于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葬然則晉成公之喪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臀卒不書葬未聞宣

公往弔曷為而不書葬乎同姓之喪公往弔禮也晉人止公非禮也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十一年春三月公至自晉其辠在晉何辱之有魯人辱之君子則否襄二十九年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是時晉楚主盟楚強于晉故其葬而諸侯會之春秋于襄二十九年春特書公在楚在晉不書昭十六年正月公在晉不書而書在楚言在者猶公在乾侯非其地也公如楚而適會其喪遂往弔之亦小事大之禮說者以

魯不會天王之葬而臯之是則然矣遂謂諸侯不得弔同姓之喪豈其然或曰春秋同姓之國數十有喪而皆弔之是率天下而路也魯為宗國晉為盟主滕會魯葬魯弔晉喪不亦可乎如其非禮則春秋曷為兩書于策哉大夫惟同位至同位謂同朝是大夫不得越國而奔喪也內大夫卒而不葬外大夫不卒（尹氏王子虎劉卷皆內諸侯也故劉卷卒葬兼書與外諸侯等公穀以為外大夫失之）不徃弔故不卒莊二十七年秋經書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陳世卿詩所謂南方

之原也而魯季友會其葬禮歟非禮也非禮則春秋何以書古有大夫士私行出疆之禮此季友之私行也禮記者皆孔子之徒似本春秋而為之說故公羊以為季友之私行孟子亦云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遊者則古有大夫士私行之禮明矣或曰避內難而出如衛孫林父欲為難蘧伯玉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故其行速魯有慶父之難時始萌芽季友焉得先避之而出乎司馬遷謂季友母陳女故如陳竝存以待後之學者何氏休曰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其說必有所据且與左傳同盟之說合

隱公

四年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石碏子)問定君于石子(石碏)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

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公羊傳其稱人何據晉殺大夫里克俱弑君賊不稱人討賊之辭也

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辠也州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濮陳地水名

桓公

六年秋八月蔡人殺陳佗

左氏無傳隱七年傳曰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

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桓五年傳于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莊二十二年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

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

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喜獵淫獵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史記陳世家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利

公者桓公子也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莊公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皋也

史記齊世家大夫高傒齊正卿高敬仲及雍林人殺無知

宣公

十有一年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董仲舒曰楚莊殺徵舒而稱人楚靈殺慶封而稱子何也曰莊王行賢徵舒辠重以賢君討重辠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見其不得也是故楚莊弗予專殺而稱人楚靈以明慶封之辠而稱子

左傳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

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

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也先入陳而後殺夏徵舒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辠也

襄公

二十有三年冬十月晉人殺欒盈

左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

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殺稱人者從討賊辭

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陸氏曰良霄不書復入志在復讐明非害國 鄭人殺良霄

左傳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

春秋討賊皆稱人衛州吁弑君之賊執之者陳人涖之者衛人而主之者衛石碏也君子謂衛有人焉濮陳地水名穀梁謂于濮者譏失賊非也州吁弑桓公而代之為君矣而衛人不服故民未和位未定是時陳桓公方有寵于王而陳衛方睦欲朝陳使請於王而定其位故州吁如陳石碏老矣力不能討欲假手于陳以討之故

使告于陳而陳人執之如譏失賊則當書陳人殺衛州吁如蔡人殺陳佗而後可也不稱陳人而稱衛人謂之失賊可乎書于濮者言陳人亦欲殺之也齊無知之弒襄公猶衛州吁之弒桓公左氏謂殺無知者雍廩史遷謂殺無知者雍林人（雍廩史記作雍林人蓋地名或云齊大夫未聞）君子謂齊有人焉桓六年蔡人殺陳佗佗者陳之賊陳人佚之而蔡人討之尚可謂陳有人乎史遷以陳佗為厲公則陳之君也（似別有据今不可考史遷必非臆造與左傳不合）公穀二傳皆以為陳

君莫以為陳賊故不譏陳之失賊而止罪佗之淫而不君則似未得其實而春秋討賊之大義于是乎不明盖陳之亂久矣伏于隱之七年發于桓之五年而陳侯鮑病狂亦非一朝一夕故鄭良佐如陳預知陳之將亂者盖履霜馴至于堅氷越歲踰年足以養成其亂及陳侯疾革而亂作共傳為蜚亡莫知其死日則是君死而臣不知一國皆狂豈獨陳侯鮑哉故君子謂陳無人春秋特書蔡人殺陳佗者譏陳人之失賊也宣十一年陳夏

徵舒之亂是時楚子實先入陳而後討賊春秋退入陳于後而進討賊于前盖先襃之而後貶之先襃之者以為陳人力不能討齊為大國晉為盟主亦長養弑君之賊而晏然不一興師楚子獨能討而正之故先書討賊以襃之然内實懐縣陳之心而外托為討賊之義故後書入復書納以貶之人皆知稱人為貶不知稱人為襃討賊稱人者言人人皆欲討之乃天下之公心也俗儒据孟子春秋無義戰之說遂謂春秋有貶無襃固失之

矣而莫知稱爵為貶稱人為褒尤失之晉侯入曹楚子入陳皆貶也欒范交惡而欒盈亡駟良交爭而良霄死亦與討賊同辭不亦甚乎凡大夫出奔非有君命不得反非君命而自外入者皆從討賊辭且大夫出奔非大夫矣不得從殺大夫之例雖非弒君賊而欒盈兵乘公門良霄介于襄庫是亦賊也故皆從討賊辭雖然猶有說欒盈者欒書之孫弒君賊也積不善者必有餘殃欒書幸免于戮而欒氏之族終滅于晉目之曰賊誰謂非宜良霄汰侈

未聞逆蹟故其死也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又殯而葬之明非賊也亦從討賊辭者辭窮則同春秋固有辭同而事異者當分别觀之或云良霄不書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如其說則春秋書叛者其辠輕不書叛者其辠重顛倒甚矣且駟良交爭而謂其有滅國之志不亦誣乎又云不言復入位未絶也亦非大夫出奔位已絶矣良霄之辠輕于欒盈其力亦弱于欒盈故不言復入

閔公

元年秋八月季子來歸

左傳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

㑥許之使名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何注嫌季子不討誅慶父有甚惡故復于託君安國賢之其言來歸何喜之也

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范注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不言歸國内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本欲遂去同他國之人言歸者明實魯人也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今得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

宣公

十有六年秋郯伯姬來歸

左傳秋郯伯姬來歸出也

成公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左傳四年春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

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公子季友歸自陳春秋曷

為以婦人目之譏何譏爾莊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曰慶

父材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季友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是時季友義形于色儼然丈夫也遂酖叔牙而置慶父不問及慶父弑子般季友不討賊君臣之義誅不得避兄慶父辠大于叔牙季友力能誅叔牙豈不能誅慶父既不能誅又不能死反出奔陳所謂以死奉般者言猶在耳莊公死而背之君臣之義安在哉于是向之儼然丈夫者今則赧然一婦人而已矣故春秋以婦人目之曰季子來歸譏

之也非嘉之也公羊以稱子為賢尤失之凡先君之丈夫子女子子皆曰子故子叔姬與季子同稱子何賢之有或曰季友死則魯為慶父之魯矣齊桓在則慶父焉敢盜有魯乎齊桓不難于殺哀姜又何難于殺慶父而慶父不死者實季友保全之也或曰慶父掌兵權季友焉能誅之說者徒見後世漢有南北軍唐有左右神策軍遂因之而作亂不知古者兵散于野將歸于朝有事則行無事則罷本無權也且慶父惟莊二年一帥師伐

于餘丘于餘丘者邾之邑耳伐邑屬且吝安得有兵權于餘丘為邑伐邑見于易杜預妄說以為國後人信之豈非惑慶父所恃者獨一哀姜為之內援哀姜通于慶父國人素知之故皆不服慶父外懼齊人之討內畏國人之議故子般弒不敢自立而立齊之甥閔公則其無能為也亦明矣季友素得國人之心其來歸也閔公請之齊桓復之國人皆喜以為季子既歸慶父必去乃久之不去慶父非不能去也謂去之不若留之使自斃及弒閔公然後加之以辠縊而殺

之以說于國則季友之心尚可問乎其初莊公以為可以託孤也而任之其後閔公以為可以安國也請于盟主而復之季友一負莊公再負閔公人皆知其有大功于僖莫知其有大辠于魯蓋成風私事季友以其子僖公屬之故季友處心積慮欲立僖公而魯國之亂遂釀而成焉所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者實自此始故其子孫遂分公室逐昭公而全無顧忌者皆其世傳之家法也我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突歸于鄭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于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

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十有五年五月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左傳十五年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公侯在喪稱子伯子男在喪稱名故公羊

子曰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言鄭伯爵與子男為一等鄭忽出奔而稱名非貶也杜預乃云出則降名以赴妄矣鄭忽在喪故從伯子男之禮何降之有哉又云入則逆以太子之禮亦非也公羊以稱世子為復正得之杜預既葬免喪曷為或言之說尤為悖逆人皆知之故不復辨

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穀梁傳反正也

許叔入于許何氏休曰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

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按隱十一年左傳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至是公孫獲去之久矣許叔乃得入于許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末者淺也曷為末言爾據俱篡也祭仲亡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是時祭仲尚存

十有七年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桓侯卒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蔡人名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

公羊無傳何氏休曰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

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陳以力助

莊公

六年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桓公十有六年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按桓十六年傳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絶曷為絶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何注不書公子畱出奔者天子本當絶衛不當復立公子畱因為天子諱微弱

穀梁傳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内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絶之也朔

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

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或云小白兄也子糾弟也全無實據而以意說又云齊小白係之齊則小白當有齊也衛州吁齊無知皆當有國矣俗儒之論不通若此

左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公羊傳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二十有四年冬赤歸于曹

左氏無傳莫知赤為何人辭同突歸于鄭蓋曹君也杜預以為僖公亦無所據當闕之而存其名

僖公

二十有八年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是年四月出奔楚）

左傳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六月晉人復衛侯

冬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冬衛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

為叔武争也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

左傳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公説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穀梁傳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

三十年秋衛侯鄭歸于衛

左傳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穀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成公

十有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七年冬出奔晉

左傳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

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宗卿猶宗臣漢之宗臣蕭曹非同姓也杜預妄說故正之世本孫氏出于衛武公至林父八世衛先公之子孫多矣皆謂之宗卿可乎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于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其位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華元出奔晉實未甞至晉也盖挾晉以為重魚石自止華元于河實懼華元以晉師討之故雖未至晉直書歸自晉則其情見乎辭矣說春秋者詳其事覈其文乃得其情則其義可知也

左傳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澤為司馬公孫壽之孫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辠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石為左師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刼子反以解圍有大功于宋故畏而止之請討許之乃反何氏休謂華元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此鑿空而為之說不足信也

十有六年曹伯歸自京師十五年三月癸丑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范氏甯曰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伯討也今以侯執伯故曰惡之

左傳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故討之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十六年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也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

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

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為不失其國也歸為善自某歸次之

十有八年夏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華元陽止之而實陰逐之則宋之亂華元釀成之也華元挾晉魚石挾楚魚石信為叛人矣華元豈非宋之姦雄哉是時楚戍彭城晉悼初立討魚石而以彭城歸之宋魚石不言叛則華元亦有辠焉

左傳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襄公

二十有三年夏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二十年秋出奔楚

左傳二十年陳侯之弟黄穀梁作光出奔楚言非其辠

也公子黄將出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二十三年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于楚楚人名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左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

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奉公以如固宫欒氏乗公門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攝車從之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公羊傳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衛侯入于夷儀十四年夏出奔齊

左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

公羊傳陳儀者何夷公羊作陳衛之邑也曷為不言入

于衛諼君以弒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左傳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襄居守二月庚

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國即襄甯子出

舍于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名甯子甯子復攻

孫氏克之辛夘殺子叔即剽及太子角孫林父以戚

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臯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左傳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

公羊傳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左傳孔疏曰剽是穆公之孫黑背之子于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傳云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字為氏也襄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稱其族剽無諡而經書弑其君未見其惡

剽也范氏云以公孫立于是位為非其次然喜既奉之為君矣又安得惡之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范氏云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

穀梁傳曰歸見知弑也辛卯弑君甲午便歸待弑而已故得速

三十年秋七月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

昭公

十有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

左傳公子比之歸也觀從以蔡公之命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

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族盡親叛無釁而動為羈終世亡無愛徵共有寵子國有奥主（謂蔡公棄疾）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叔向曰去晉而不送則晉無有奉可知是時子干在晉故稱自晉非晉有奉也）

秋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

杜預注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為邑荆荆山也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

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悼太子偃師也吳陳惠公歸于陳禮也

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故曰謹而日之封陳蔡者楚也平丘之會何與焉范氏注二國獲復盟之功誤矣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

二十有一年夏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二十年冬十月出奔陳二十二年春出奔楚

公羊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為喻

穀梁傳自陳陳有奉焉爾按左傳華貙劫其父華費遂以叛而名亡人前年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即貙之弟至是登以吳師至而敗又如楚乞師而楚助之未聞陳有奉也貙登不書似非卿入者内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定公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十年秋出奔陳）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范氏注入蕭從叛人言其黨也故不書叛）

左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十年出奔曹傳在九年春）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

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

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十有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名午而囚諸晉陽遂殺午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秋七月范

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

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哀公

五年秋七月齊陽生入于齊

十年夏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定十四年衛公孟彄出奔鄭蒯聵之黨也

傳云自鄭奔齊故今自齊歸衛

桓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鄭忽者鄭伯也曷為不稱爵而直稱名未踰年之君也十有一年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故出奔則名既葬矣可以除喪乎既葬除喪此杜預短喪之說春秋之皐人也一年不二君故不稱爵諸侯失國名稱出奔明失國也故名衛侯衎出奔齊突歸于鄭篡也歸者出入無惡曷為稱歸祭仲挈之歸也曷為祭仲挈之歸是時突在宋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

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然則歸無惡乎惡在仲而不在突也宋雖彊暴必不能滅鄭又焉能出忽而立突乎祭仲以死爭則突必不歸忽必不出突之歸也仲實挈之忽之出也仲實逐之則惡在仲矣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曷為不稱鄭伯而稱世子忽突爭國兩稱鄭伯則無以辨其孰為適孰為簒也故特正之以世子之名世子者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

以皮帛繼子男我不知世子忽誓于天子乎抑未誓於天子乎忽之母鄧曼突之母雍姞我不知鄧曼為貴乎抑雍姞為貴乎故必正其名曰世子則子之適庶明而其母之貴賤亦明矣鄭伯突入于櫟猶衛侯衎入于夷儀突名而衎不名者衎正而突不正也衛侯衎復歸于衛春秋謹而書之鄭伯突復歸于鄭曷為闕而不書且傳瑕弒子儀昭公弒子亹死子儀立甯喜弒子叔衛侯衎出奔衛人立公孫剽子叔其氏也死皆無謚亦不成喪其事又相類也辛卯剽弒甲

午衎歸書之若是之詳且謹焉子儀在位十四年矣曷為而獨畧之略之者以為鄭忽弑不書桓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春秋皆不書則子儀之弑又焉足書且忽正故書復歸以明其反正突不正其復歸也闕而不書莊十四年六月甲子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則春秋之謹嚴益見矣齊小白入于齊猶晉重耳歸于晉曷為一書一不書齊兩公子交爭故書入入者簒辭也晉重耳歸于晉孰與之爭哉世子申生死則當立者非重耳而誰故獻公死而奚

伯欲納之重耳辭焉且云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非孝子仁人而能若是乎在外十九年及夷吾死而後歸則得國之正莫正于重耳故春秋不書晉人殺子圉而特書齊人殺子糾一正一不正一書一不書春秋之大義炳如矣竹書周襄王十六年晉殺子圉非不告也左傳謂不告故不書似失之所謂譎而不正者在得國之後不在得國之初也觀春秋之所不書則其書於策者其義不尤顯乎諸侯及大夫出奔歸為善入為惡復入

惡尤甚復歸善惡系其國逆之其君名之天王命之盟主納之故書歸否則書入復歸者諸侯復其國大夫復其位衛侯鄭再失國曷為先書復歸後書歸其先歸也晉人復之故書復其後歸也魯僖請之天王許之故書歸則歸為善矣大夫之入也曷為或言叛或不言叛者據邑以抗其君也衛孫林父據戚宋公母弟辰據蕭宋華亥據南里晉趙鞅據晉陽故皆書入以叛襄二十三年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成十八年宋魚石復入

于彭城曷為不言叛欒盈不言叛者能入曲沃不能據而有之也故晉人殺之楚子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春秋不登叛人故彭城仍繫之宋則魚石安得據彭城以為已有哉地者君之邑也臣之禄也專禄以周旋據邑以犯上天下之惡莫大焉公穀二傳創為以地正國之説于是後世䟦扈之臣假托春秋興兵犯順欲除君側之惡人實公穀二傳作之俑也韓魏皆叛人之黨故趙鞅得歸于晉有王者作趙鞅焉能免于戮乎一説春

秋之例歸為善突歸于鄭赤歸于曹楚公子比歸于楚晉趙鞅歸于晉未見歸之為善也故曰春秋無達例僖十七年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穀梁子曰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謂前書齊小白入于齊也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重耳之歸于晉也春秋不書蓋小白不正而重耳正故一則見于前一則前不見其卒皆日之春秋之義炳如日星而劉原父駁之謂重耳亦不正則又何說而謂之不正哉必曰未聞天王之命也春秋之無王久矣假令有王者起不立重耳而誰立乎○僖三十年衛侯鄭歸于衛說者謂衛侯鄭因魯僖行賄以免故不書復歸而書歸此俗儒之臆說未足以亂經亦足以惑人按周禮典瑞職穀圭以和難魯僖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是十穀之玉即和難之圭衛侯有難魯僖和之乃行禮非行賄也且王許之矣前

此復歸未聞王命今王命許之歸故直書歸而不書復歸易曰自下訟上患至掇也元咺之謂歟咺訟而勝復歸自晉逆料衛侯必死而立瑕殺之不亦宜乎

一說入逆辭歸順辭趙鞅叛為逆而歸為順也

竹書周襄王十六年晉殺子圉乃乙酉歲晉文公元年春秋不書列國之史固書之矣非不告也亦非晉人諱之

成公

六年二月辛巳立武宮

左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

杜預注宣十二

年潘黨勸楚子立武軍楚子荅以武有七德非已所堪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今魯倚晉之功故譏之又云作先君武公宮非也傳明言立武立武者謂章武功與魯武公何涉楚莊所謂作先君宮以告成事魯之先君豈獨武公哉失之甚矣孔疏服虔云鞌之戰禱武公以求勝故立其宮按定元年傳昭公出季平子禱于煬公故立煬宮此若為禱而立何以傳不言禱無據之說必不可從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服杜注皆本此殊失左傳義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元年九月立煬宮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煬公

者伯禽子魯之祧廟禮所謂有禱焉祭之者也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

春秋有事同而辭異有事異而辭同武宮煬宮其事異也皆書立其辭同也曷為其事異記禮者皆孔子之徒

雖互有得失各本師傳必非臆造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武公者孝公之父隱公之曾祖成公之九世祖或云十一世是并數桓閔兄弟各為一世至僖公而廟毀不知其何以得列于世室而不祧今無可考祭法曰諸侯五廟一壇一墠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定時久已為鬼似禱所不及康成謂鬼主在祧故季氏禱之而立宮焉武公既列于世室世世不祧又何故而

毁之至成公而復立或記禮者之曲為附會我固不得而知然成公六年所立者我知其必非武公之宫也公武之宫公羊之說杜預據以注左傳失之矣何以知之以左傳知之左傳曰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宫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然則立武宫猶立武軍所以章明武功云爾如立武宫以為武公之宫則立武軍亦以為武公之軍可乎宣十二年楚莊敗晋師于邲潘黨欲築武軍築猶立也築宫立軍是一事非兩事楚莊乃謂武非吾功則

是楚未嘗立武也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已河非楚地安得有宫盖軍行載遷主于齊車故為帷宫以祀遷主告成事焉楚不立武以章邲之功魯借人之力顧立武以章肇之功故春秋書以示譏説者遂指為武公之廟以肇之功而立之不亦異乎且季平子禱于煬公吾聞之矣未聞季武子禱于武公又何由而立其宫哉以此知事異而辭同也曷為其辭同立者不宜立其事雖異其不宜立則同故其辭同三傳幸存三禮殘闕後

之學者不能信而好之擇其善而從之疑則闕之徒据孟子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之說于是力排而痛詆以為禮記皆漢人偽造以求購金則大學中庸皆不足信後世俗儒之議論甚于秦灰矣嗚呼惟宮見周禮。啖助不信左傳而力攻之

謂傳意以為武軍之宮如楚所立者不知楚實未嘗立武也又云若以韋戰之故不應經五年方立則武公之宮曷為自宣王十二年至定王二十二年閱歷十二公而後立哉

春秋說卷三

春秋說卷四

翰林院侍讀惠士奇撰

莊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穀梁傳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執一作視

二十有六年夏曹殺其大夫左氏無傳

公羊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二十四年冬戎侵曹曹伯為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子立而誅之為得其罪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據上戎侵為曹無滅文曹覊諱也何以不言戰為曹覊諱也

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覊崇也

僖公

七年夏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四年夏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五年夏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名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

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十年夏晉殺其大夫里克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説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夷吾

公羊傳里克弑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惠公之

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踊豫也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文公惠公出奔不子當絶還入為簒故出入渾皆不書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惡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

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辠也

左傳十年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名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服虔注云下軍之輿帥七人屬申生者前申生將下軍今七輿大夫為申生報怨欒盈將下軍故七輿大夫與欒氏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

亂來告

二十有五年夏宋殺其大夫（左氏無傳當闕疑）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

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三十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傳（二十八年）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三十年）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

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厪辭卿

公羊傳衛侯未至據歸在下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臯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

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趙匡曰公子瑕即元咺所立瑕立而自秉國權故其殺也反在元咺之下以咺臯重于瑕也

文公

六年冬十月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左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往年聘衛過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狐偃子射姑）而知其無援于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

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

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穀梁傳稱國以殺皐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

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之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七年夏四月宋人殺其大夫

左傳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為左師（目夷子）樂豫為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為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華御事為司寇（華元之父）昭公將去羣公子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之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辠也

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三世

謂慈父王

臣朴曰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辠也

八年冬十月宋殺其大夫司馬

左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經書宋司城來奔稱其官而不名貴之）效節于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

官皆貴之也

公羊傳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以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内娶也

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

九年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

克奪蒯得田于堇陰七年晉禦秦師于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

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九年春王

正月已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辠也鄭父累也

十年夏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傳子西宜申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

鬬宜申及仲歸仲歸子家

宣公

九年冬十月陳殺其大夫洩冶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

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辠也洩冶之無辠

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于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有三年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傳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辠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

子曰惡之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陳貳于楚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故晉人來討使人弗去曰辠無所歸將加而師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成公

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事在五年譖之于晉侯

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十有五年秋八月宋殺其大夫山

左傳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澤乃公孫壽之孫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太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出

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率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傳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齊為慶氏之難前年國佐殺慶克故甲申晦齊

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内宫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宫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襄公

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五年秋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傳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楚

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十有九年八月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二十年秋蔡殺其大夫公子溼溼一作燮

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

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齊侯出其世子光而立其少子牙使高厚傅之齊侯疾病崔杼逆光而立之光殺牙杼殺高厚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事在十年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當臯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燮莊公子之晉者欲背楚蔡人殺之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文侯之父莊公也名甲午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

宣十七年文侯卒　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二十有二年冬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夏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追舒未益禄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馬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

之皐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于朝轘觀起於四竟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遂縊而死二慶事見第一卷

穀梁傳稱國以殺皐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

二十有七年夏衛殺其大夫寗喜

左傳二十年衛寗惠子疾召悼子寗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

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諸惠子遂卒二十五年衛獻公入于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二十六年二月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甲午衛侯入二十七年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喜與穀皆大夫曷為喜書穀不書弑君納君者甯喜一人而已右宰穀從人者也焉足書杜預謂穀不書非卿也夫之

公羊傳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為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吾欲納公請使公子鱄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歸至殺甯喜

穀梁傳稱國以殺臯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為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臯臯之者惡獻公也

昭公

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五年春王正月楚殺其大夫屈申　八年秋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左傳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黑為游楚所傷故欲去其族　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五年春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

陳哀公元妃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而立留哀公縊勝愬之楚留奔鄭公子招歸辠于公子過而殺之

十有二年五月楚殺其大夫成熊　十有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熊一作虔一作然一作虎

左傳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

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經作熊誤懐寵也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一作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于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于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兹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楚殺其大夫郤宛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子常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郤宛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尹炮之

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哀公

二年十有一月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年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左傳呉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

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蔡遷于州來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盱經作霍

國殺大夫曷為不稱名或云有皐稱名無皐不名非也陳殺洩冶楚殺郤宛皆無皐而稱名則稱名豈皆有皐哉君命殺之則稱名非君命則不名春秋兩下相殺不

道非君命而殺大夫是兩下相殺也曷為而書於策乎言將自是弒君也子弒父臣弒君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國有大夫君之股肱心膂未有股肱心膂既亡而元首得全者也文七年宋成公卒昭公即位而襄王之姊為宋襄公夫人乃昭公之祖母欲殺昭公而立公子鮑故先除昭公之黨於是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而殺公孫鄭公孫固八年冬戴氏之族又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卬而遂蕩意諸皆襄夫人

使穆襄及戴族為之必欲盡除昭公之黨而後已傳稱昭公欲去羣公子者蓋昭公亦欲去襄夫人及公子鮑之黨而力不能反為其所噬遂至孤危以瀕於死而公子鮑驟施于國又網羅國之材人收恤桓以下之親上交六卿下結民心襄夫人以君祖母之尊王姬之貴而為之奥主以助焉由是昭公之黨益孤公子鮑之黨益盛至十六年遂弑昭公而鮑立是為文公蓋履霜馴至于堅冰宋之亂歷十年而後成故非君命而擅殺大夫

不得比於兩下相殺言將自是弒君也獨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見國史無聞焉爾陳殺洩冶洩冶以諫死春秋無褒辭有說乎曰有說羣言淆亂衷諸聖孔子嘗稱蘧伯玉及晏平仲矣晏平仲之仕於齊也當莊公之時公數淫於崔氏未聞晏子有諫言及莊公之弒也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辠也乎哉吾亡也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

為巳死而為巳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說者謂晏子創為此論不可以訓而蘧伯玉之仕于衛也當獻公之時孫林父欲出其君而告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由是林父出獻公而立公孫剽及甯喜欲弒剽而納獻公又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然則莊公之難而平仲不死獻公之出而伯玉不從難則死之出則從之皆其私暱也然晏子哭莊公而以尸枕其股

盟崔慶而臨歃易其辭凜凜然有風烈焉而伯玉之飄然事外君之出入絕不與聞兩人易地則皆然也非所謂邦有道可以卷而懷之者乎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而盛稱蘧伯玉為君子後之學者或不滿平仲莫敢輕議伯玉假令伯玉而仕於陳靈公之朝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各衷其衵服而於朝相戲將直言以諫乎抑默無一言乎吾知伯玉當是時必卷而懷之奉身而退矣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

謂乎春秋從君殺大夫之例而無褒辭者以其未聞君子之道也雖然洩冶以諫死不可以不書後世殺諫臣者尚其鑒諸昭十四年莒殺其公子與文七年八年宋殺其大夫皆非君命兩下相殺宋殺其大夫不名曷為莒殺其公子獨稱名且宋殺大夫將以弑君莒殺公子將以出君而一名一不名其義安在宋之大夫死君難者前後六人矣公孫固公孫鄭公孫孔叔公孫鍾離公子卬司城蕩意諸昭公孤且危猶得為寄生之君十年在位實六人扶持之力居多

莒公子意恢與蒲餘侯茲夫交惡茲夫殺意恢出郊公而迎立庚輿直反覆手耳且郊公居喪不哀國人弗順昭公無道傳無實蹟君子讀春秋而悲之故春秋旌宋大夫而不名貴節義之臣也若意恢者碌碌無能居其國不足為重輕又焉足貴哉或曰宋稱人者衆辭莒不稱人非衆辭直茲夫殺意恢而已

宋莒殺大夫公子皆非君命曷為宋獨稱人言此殺大夫之人即他日弒君之人也故春秋三書人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有六年宋人弒其君杵臼

文十六年宋人弒其

君杵臼司城蕩意諸死之死君難也曷為不從三大夫之例而書孔父仇牧荀息或者意諸可以死可以無死故略之歟曰否不然宋司城來奔見于前矣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稱其官而不名貴之也且經書其來傳言其復何略之有春秋一書不再書皆類此文八年傳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十一年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莊二十二年陳人殺其公子御寇陳殺御寇猶莒殺意恢皆公子也稱人者衆辭於是陳亂故諸公子或見殺或出奔而敬仲奔齊

其後遂篡有齊國故齊史紀之特詳陳史殘闕莫知御寇見殺之由經書公子傳稱太子必有一誤舍傳從經可也史記謂宣公有嬖妾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御寇案經僖十二年陳宣公卒款立在位十六年僖二十八年陳侯款卒然以御寇為宣公太子則不能無疑闕之可也杜預背經據傳曲為之説妄矣三傳經文皆同似非經誤或曰御寇未誓于王故傳稱太子經書公子

桓公

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左傳見第一卷

公羊傳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野鄙也遷鄭都于鄶而以留為鄙焉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

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莊公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公羊作瞻

左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

疑即叔詹

公羊傳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左傳穀梁瞻作詹

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秋鄭詹自齊逃來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録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四年夏齊人執陳轅濤塗左傳見前

公羊傳濤塗之辠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能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濵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濵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草棘曰沛漸洳曰澤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辠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途于陳

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已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

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左傳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

人執虞公皐虞且言易也

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

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臣民執其君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夏六月鄫

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左傳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春秋諸侯見執者皆不名曷為嬰齊獨名或曰有皐故名嬰齊之皐奈何齊桓之霸三十有七年而滕未嘗一與衣裳之會惟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滕子與焉以後無聞是其皐也愚謂滕鄰于宋而役于宋故宋仲幾以滕薛郳為我役薛不服而與之爭滕固願為之役矣國小而微且常隨宋故不列會盟何皐之有如以此皐之而稱名則曹伯負芻殺世子而自立其皐尤大曷為不名然則嬰齊獨名者蓋賤之瞅趙匡謂諸侯被執失地則名嬰齊未嘗失地曷為而亦名乎

公羊傳其言會盟何後會也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衈社也

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二十有一年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雩執宋公以伐宋

左傳諸侯會宋公于盂盂穀梁作雩公羊作霍於是楚執宋

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

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

穀梁傳以重辭也

二十有八年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冬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傳晉侯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覊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宋人使門尹

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伯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畀賜也謂以曹衛之田賜宋人杜預乃云執諸侯以與宋如其然則經當書執曹伯以畀宋曷為而書畀宋人乎

公羊傳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

也不信國史而以意說杜預据以注左傳失之

穀梁傳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此本師傳其言甚正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

左傳六月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公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冬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

之于京師寘之深室甯子職納槖饘焉元咺歸于

衛立公子瑕

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𡚁已定矣歸于者𡚁未定也𡚁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歸之者決絶之辭𡚁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𡚁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𡚁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

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于是已立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簒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辠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為之也

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据晉侯入曹執曹伯不外

王命于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文公

十有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公穀聽說啖趙信之吾所不取

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

人執之又執子叔姬

成公

九年秋七月晉人執鄭伯鄭伯既受盟于蒲又受楚賂會于鄧故晉人執之

左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冬十一月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十年春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班立

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五月

晉會諸侯伐鄭辛巳鄭伯歸

十有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

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左傳十三年夏五月丁亥晉侯以諸侯之師及秦

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

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公羊作喜時即子臧逆曹伯之喪秋

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

其役之勞請侯他年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十六年傳曹人請于晉曰若有辠則君列諸會矣十五年會于戚曹伯在列盟畢乃執之

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

十有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左傳宣伯通于穆姜（成公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已若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時行父從公在晉）我斃蔑也（孟獻子留守）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宣伯僑如）

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康成注禮引之仁作人）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

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柰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辠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招左傳作苕）

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昭二十四年婼至自晉）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焉公存也

襄公

十有一年秋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十有六年三月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傳四月諸侯伐鄭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古者飛矢在上走驛在下凡稱行人者皆無辠也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

通齊楚之使十二年十四年莒人侵魯前年邾人伐魯

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十有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晉人執邾子

左傳十七年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十八年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十九年春諸侯盟于督揚即祝柯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穀梁傳稱行人怨接於上也

昭公

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左傳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

齊慶封而盡滅其族

公羊傳此伐吴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為齊誅也其為齊誅柰何慶封走之吴吴封之於防然則曷為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辠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慶封封守吴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吴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為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

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為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辠辠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歟

八年夏四月楚人執行人干徵師殺之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十有一年冬十有

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

左傳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辠在招也楚子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辠不在行人也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為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

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

穀梁傳稱人以執大夫執有辠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執陳公子招惡楚子也蔡世子友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

十有三年秋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執之于平丘之會以邾莒之愬也詳見左傳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婼公羊作舍

左傳邾人城翼還自離姑道經武城武城人塞其前斷

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

定公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士伯怒（士彌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公羊傳仲幾之辠何不蓑城也（何注若今以草衣城）其言于

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于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

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討也乃執樂祁七年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宫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瑣即沙也

齊侯衛侯盟于沙以叛晉

哀公

四年夏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左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

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
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
君之願也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
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
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
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
三户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孟子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皐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

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惡乎受之曰受之舜殺人者死天之道也臯陶既受之舜矣而舜復禁之是自壞其法也自壞其法不可以治一家況天下乎且受之舜猶受之天受之天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謂其法當乎天理合乎天心而已當乎天理合乎天心此士師執之之義也孟子謂春秋無義戰吾亦謂春秋無義執其執也或以利而執晉人執虞公利其土地也或以誘而執或以憾而執或以讒而

執或來朝而執或同盟而執皆大執小强執弱鷙蟲攫搏惟力是視及其甚也齊人一執天子之使一執國君之母則又無忌憚之尤者或執而用之于社或執而用之于防不祥莫大焉吾故曰春秋無義執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曹伯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周禮士之八成二曰邦賊若負芻者邦之賊也晉侯執之義也然不能聲其辠而討之以邦成弊之且執而戮之乃以其役之勞因其來會于戚既與之盟而復執之此仍

誘而執之者也誘而執之俾曹人得以無辠為辭故曹伯終歸其國穀梁子曰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似謂侯不應執伯誤矣執之誠當乎天理合乎天心雖公侯皆可執也否則匹夫猶不可執而況伯子男哉且有所受之者為伯討無所受之者非伯討晉之策命為伯久已受之天王矣而不能行天討則安得假伯討之名故春秋稱爵以譏之譏非貶也蓋於襃之中寓譏之意焉不然晉文執衛侯則貶稱人矣衛侯殺叔武晉文

執之曷為貶稱人叔武臣也衛侯君也君殺臣其辠小未若曹伯之辠大且以元咺之訴而執其君尤亂君臣之義故春秋貶文公而不貶厲公豈非彼善於此乎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有所受之歟抑無所受之歟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王之命也宋仲幾不受功則執之可乎曰可執之當其辠且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可執之辠而晉士

伯非執之之人然則孰可以執之為士師則可以執之晉士伯不告于天子之士師而專執之則仍以憾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之人也僖二十八年晉侯入曹執曹伯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若是則可為伯討歟曹詩候人刺共公也共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故曰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以此數其辠而執之豈非伯討乎曰否不然晉文之出亡也自衛過曹曹共公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止其

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晉侯入曹誅觀狀也以其無禮於我而執之特假乘軒三百以為問辠之師故曰五霸假之也齊桓嘗假之以合諸侯矣故一執鄭詹再執轅濤塗雖非義執然終其身未嘗執諸侯則是天威咫尺猶有顧忌之心焉故君子以為近正晉文全無顧忌一執曹伯再執衛侯皆非有所受之者也蓋其得國也遲日暮途遠倒行逆施時無王者孰能禁之故書曰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一伐一侵兩稱其爵言之重辭之

複但見其惡未見其美也故曰譎而不正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則僖二十八年亦當書晉侯執曹伯歸于宋曷為不書歸而書畀又曰畀宋人畀者賜也以曹伯賜宋人有是理乎曰此兩事非一事也且傳有明文矣傳曰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是畀宋人者曹衛之田也晉語亦云以曹田衛田賜宋人經不書田言畀則田可知說者謂執曹伯以畀宋失之矣以物與人謂之畀畀舉也說文引春秋傳晉人或以廣墜楚人畀之今作惎其音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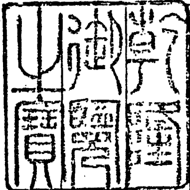
黃顥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則畀訓為舉明甚畀宋人者謂舉以與之禮獻田宅者操書致操猶舉也書猶契也言獻田宅者舉其契以致之也舉以致之之為畀故言畀則田可知杜預注左傳乃引公穀之說以汨之不可以不辨曹稱伯宋稱人一執之一畀之執之何辠畀之何功非薄於曹而厚於宋也一報怨一報德也其情見乎辭矣春秋屬辭兩兩相對曹對宋伯對人執對畀若增一字便不成辭或謂有闕文是不知比事屬辭者也

執人歸京師伯討也曷為或作歸于或作歸之

于一説歸之于者決絶之辭臯已定矣歸于者非決絶之辭臯未定也一説歸之于者緩辭歸于者急辭兩説孰是前説近之曹伯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在成十三年諸侯請討而晉人緩之至十五年始執之於會歸于京師未可謂之急也蓋晉厲本無殺負芻之心而晉文實有殺衛侯之志既歸京師旋寘深室危且急矣焉可謂之緩哉周官訝士掌四方之獄訟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謂先造訝士後達士師如漢郡國讞疑來請廷

尉王制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以獄成告于
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獄成告于王大司寇聽之于朝
羣士司刑皆在王欲免之或王會其期或公卿會其期
然則歸于京師者疑則讞之未定之辭猶周達士師漢
詣廷尉歸之于京師者臯名定獄辭成恐王欲免之猶
必告于王也或曰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是
楚儼然京師矣故春秋直書之以臯晉曰否不然春秋
貴賤不嫌同號君反其國曰歸臣反其國亦曰歸歸于

楚歸于京師各據實而書說者謂以此辠晉其不然乎戎蠻子赤窮而奔晉晉不能容而仍歸于楚是時晉有范中行之亂諸侯皆助范中行而伐晉晉將分裂為三春秋一變而成戰國矣君子讀春秋可以觀世變焉



春秋說卷四